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為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

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
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當日均望闕
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
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
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
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己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
改官別行注授今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

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修官近準
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
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
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
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
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

回申乞監獄廟一次未蒙施行今未又準前件指揮緣熹
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
檢會前狀早賜陶鑄獄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

王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
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
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
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乞伏念
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
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

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九庸自知甚
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
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
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仗義無可辭筋力
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下洪造
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幅曲賜矜憐都俞之間
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
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
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

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
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
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
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
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
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瘵疾病攻撓勉強不
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
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踴
踏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
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
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
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
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趣召拜恩踉蹌震懼靡遑實
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
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
拙不足以仰動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
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必
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付
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家收召前
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
別有所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
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
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
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
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念熹
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

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
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
愈益嚴峻熹目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
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
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
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
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履而疾趨其勢亦有不
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
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回
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為厚幸或恐不欲以一
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

獄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

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切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獄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為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
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
所準省劄子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
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
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
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
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嶽廟差
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
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

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
憂哀摧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
聖慈寬赦不誅設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
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棄志行
不脩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
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
憲網然切詳考元降指揮止為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
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
不同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
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

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
政亦未必全無所補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
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愜早賜開陳
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
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
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
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激
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

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
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整愆誠不謂聖慈尚闕俞音
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
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設恩或令仍守
舊資別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
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
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熹祇
受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

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切詳上項指揮
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
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
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
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
遇聖明累叨獎掖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
省狀申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
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切緣熹本以諸生應舉
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
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
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

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
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
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
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
蒙哀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為非
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
八語其志節則隨群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
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
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
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

有以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恋恩榮不知引避疆顏忍聽醜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權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矣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獄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祇受者切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賁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官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躰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凌血氣凋瘵不獲輿曳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哀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肩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祗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躰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祗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祗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
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
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
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
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
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
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
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為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

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
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
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
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
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哀嘉惠養全
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
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
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
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
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
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

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為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
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祕書省祕
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
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軀形控避方俟
譴何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
重勤湍聽伏况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
亡没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

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
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
空踈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貴進官頒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
恩惜日不勝眈眈之誠而仰愧俯忤卒不得不盡其詞也
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冲鑒下遂夙心伏望
參政特為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
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
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庚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玠

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
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縵之姿不
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
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
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
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
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
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
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
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

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
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之疆
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
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
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
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
佚固為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
之罪熹竊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
誤加獎借寵以庶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
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
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為

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
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途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
日疆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為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
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
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
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
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
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為敷奏
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官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
謹狀

乞官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祇
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
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
闕謝恩祇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
捧戴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疎拙自甘退藏至於
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
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為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
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隳加以本軍闕人
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
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
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竟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竄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官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日

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官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綴若復勉彊輿曳之官必取顛踣為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腑何有窮已敢忘進越輒具劄子申聞

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不識事躰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為踈遠小臣慢

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昇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中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蓬起雖已遣官慰諭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為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為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發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

狀

乞宮觀劄子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強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

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喜稟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具劄日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休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鑿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之行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

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儆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湏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敢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

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身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身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

日下賞官給賜是則不惟喜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
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
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
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
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
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
罪不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貼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十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
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
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

依格乞補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喜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綰繫只此一事未
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
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
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
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密恩
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於賞而
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
於得請乃為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命

一道照對真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真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真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祇受真在任日導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真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

來又準上項告命真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真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與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真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真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真前狀所乞寢罷所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真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真狀內所稱真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

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卽稅戶劉師輿獻米
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卽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
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
真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聞天聽其合推賞人
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祇受又況目今諸路
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
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
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若此
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
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
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

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身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
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
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
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
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
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
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切恐向後飢民
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
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陞戟十

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採荒
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喜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
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
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
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
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閱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
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
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
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

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
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
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
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
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因服藉橐以俟斧誅豈
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
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
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

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
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
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
之靈偶窺管宬因切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
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
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
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
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九所奏陳多蒙開納賜
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惴然思竭爲
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弃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
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嚴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

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
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
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頑賤何以得此於陛下
顧念感激涕下文顧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眷
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
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
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
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
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
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
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

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為養病者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

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昇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為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恋慕激刃之至

貼黃

臣祖卿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
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熹以前奏
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
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獄朝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
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者臣草
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
措已即時望闕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
淺短條奏闕踈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
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

飾其備禮以為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
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
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休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
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
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陛下
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
上千鈇鉞之威欲望於憐早賜開允特與獄朝差遣一次
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
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日
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
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

則退藏之外無可為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踈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為按劾台州唐仲文賊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

伏觀已降指揮仲文已罷新任更不差官跡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偽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其它無罪人例露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

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况
謹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
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眷獎即於當日
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
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授畫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
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刻賊吏黨與衆多某布星羅
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驚
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
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
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

張則不惟不肖之身又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
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
深是以為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
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
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為與其它日拘攣威促而失
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
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
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
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
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

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求為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隲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於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猶撫柔良凡此

哀鳴非特自愛實為陛下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
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
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
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
回避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
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家資累
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

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幫勘緣熹昨
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
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
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
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
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
災患久病摧頽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
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

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喜依舊奉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喜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喜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愈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喜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眷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為使臣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

慕恋之誠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令之誅願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下露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喜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喜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喜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為費力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

不免專具申稟迺遷前路聽候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改差
宮觀差遣令真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
乞宮觀差遣續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
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
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
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強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
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
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迺遷前路聽候乞賜敷
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真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

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
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萬誠未徹稽違益
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
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
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
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
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
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
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

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愚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陞熹兵部郎官則痛楚

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以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僣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奉劄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自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

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迺遷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為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蒸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為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俟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及速大矣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記憐推月元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真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

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挛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對章劾其姦妄指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界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喜昨為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為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

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群下之誠偽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問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裒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

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
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
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諭
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
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文狀
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
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醑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

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跽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
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
後一向奉祠即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
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
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之恩今來不謂
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
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
夙心兼以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祇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
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
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
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
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
為矯激又況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為幸
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
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
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已顧私不
任感激所有官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惟是
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
清班非有勲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
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系朝綱罪則已多功於
何有醜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
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
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
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
誠悃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之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示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指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願以方竊難進易退之懷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胥胥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為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

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尔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悚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裏悉為虛語龍斷之誚真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僅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卒昇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夔蒙。慶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趨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

申省狀

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的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惴惴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

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狀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

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輒取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嶮踏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准省劄奉

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
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以恩獎
不敢祇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
顛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朝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
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
雖愆俞音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
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夔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
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閑退反得
超陞冒昧之慙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
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
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頓首越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
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
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
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
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
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

反速襄陞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
外欲望鈞慈察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
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肩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
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祕閣修
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
戴欣幸之再唯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
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煩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
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
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躡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

一介踈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
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員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為敷奏
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
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
內祠經怪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
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
躡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
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
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

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此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上祿豈

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菑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霽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下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顛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傾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
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
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
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
具公收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
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千瀆再三俯伏俟罪

